

什么是基督教教育？

魏司道 (J.G.Vos) / 著

乔兰山以姐 / 译

“神藉着祂的作为既向我们彰显了祂自己，又彰显了祂的永恒国度。然而这彰显有多明耀，我们的愚昧就有多巨大；我们对这些光照是如此愚钝，以至于完全不能从中获益。例如论及宇宙那精巧奇妙的布局，我们中有多少人能在举目望天或游访各地之后想到那位创造之主？我们难道不是情愿忽视祂的存在，懒洋洋地使我们自己仅满足于对祂创造的眼目之欲？”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第一卷，五章十一节

所谓的基督教教育，指的是以历史性的基督教神论、人论、世界观及三者的相互关系为根基和统一原则的教育。这一历史性的基督教哲学最详尽、最一致的表述就是加尔文主义，或所称为的改革宗信仰。因此，最详尽一致的基督教教育必须建基于改革宗或加尔文主义对神、人、世界及三者相互关系的观点之上，并当统一于其中。

为什么需要基督教教育？

为什么光有教育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基督教教育？这并非主要事关训练年轻人成为传道人和宣教士以参与基督教事工，也不关乎为其它所称为“全时间侍奉”的特定呼召培育人才。那些其实更应当是圣经学校及神学院的任务，而不是一般基督教学校及大学的任务。

首先，必须要有基督教教育乃是为着神的缘故。“你要……尽意爱主你的神”（马太福音 22：37）。这一诫命表明，神在人类理性所运行的每一个领域，都当受到承认、尊荣以及服侍。在一切对人类需要和社会需要的考量之上及之前的，是人当以他的全部心志思维去爱神这一首要义务。然而这一点在以神为不相干的局外人的教育中是不能达成的，它要求教育以清楚直白地承认《圣经》中的上帝为首要前提。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 1：7）

其次，基督教教育是必须的，是因为教育界需要它来为这世上的两种人——重生之人及未重生之人——之间的重大区别发言扬声。罪对人类所造成的毁坏不仅仅是在人的灵性及道德本性上，还是在他的理性、思维上。使徒保罗透过圣灵的启示告诉我们罪对人的理性造成了何样的毁坏，他声明说，尽管人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马书 1：21，22）

因此，罪已经使人类的理性昏暗，使人变为愚拙，不论他怎么自称为聪明。只有借着重生的奇迹，才能移去人类理性所受的毁坏。

圣灵重生的作为不仅影响人的灵性及道德本性，还影响他的理性，它能点亮人悟性和理解力的眼睛（以弗所书 1：18），使人开始在神的光中看见事实本相（诗篇 36：9）。而另一方面，未重生之人仍旧停留于那些在人类之光中能够理解和阐明的事实上，他对高于人类思维的领域一无所知，并且他永远都不会承认他的理性已经被罪昏暗了。

这一存在于人类中间的根本分歧或分裂，结出了两种根本相异、不能调和的

人生哲学。这两种人生哲学可以概括、定义为世俗人生哲学及基督教人生哲学。前一个是以人为中心，认为人以他今日的样式存在是正常的；后一个则是以神为中心，认为人以他今日的样式存在是不正常的（他的生命已经因罪而枯萎）。东离西有多么的远，这两种人生哲学离彼此也有多远。在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它们之间也绝无妥协或和谐可言；因为一个是将神视为不相干的局外人，另一个却是将神视为重中之重。

照此，这两种根本相异的人生哲学必然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没有重生的人在世俗教育中宣扬其内在准则；重生之人，或基督徒，则必须在基督教教育中表达其内在原理。

未重生之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圣经》中的神并不存在，他或许有一些对一个削减了的、有限的神的观念，但是他仍然想当然地认为《圣经》中的神以及历史上的基督教不是真的。他同时也假定了人类与宇宙是自阐自明的——不用提及《圣经》中的神也能为人所理解。而另一方面，基督徒必须总是以《圣经》中的神真实存在为理所当然，并且神的存在对于宇宙间的每一个事实而言都具有绝对意义，这一点也是理所当然的。

世俗人生哲学与基督教人生哲学不能互相调和，它们不论在起点还是在结论上都是不可调和的。一个是始于人与世界，终于对人与世界的误解；另一个则始于《圣经》之神，抵达对真意义及真现实的真确洞见。人生没有任何领域独立于重生与未重生的差别之外，神论、创造论以及护理——这三大教义必须作为重生之人一切学习的主要前提，而这些教义在未重生之人那里，不是被弃绝，就是被视为是无关紧要。

在这三大教义上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未重生之人行走在一个想象的世界，

他认为事实是独立存在的，并且仅仅透过人类理性就可以被充分阐释，不用涉及《圣经》中的上帝。而基督徒则知道事实不是独立存在，也不能仅仅靠着人类理性就被充分阐释；基督徒不相信所谓的“事实就摆在那儿”（the just-thereness of facts）。事实是被造的事实，而非自我存在的事实，因此只有透过神论、创造论以及护理的教义，事实才能够真正地被人理解。神是一切事实得以存在的原因，创造是事实自此发生的源头，护理则是事实如何存在的方式。

未重生之人还假定了人类的理性是一个非受造的理性，自我存在且有能力担任事实绝对、终极的阐释者。另一方面，重生之人则认识到人类理性不是自我存在的，它是一个被造的理性，不足以胜任事实绝对而终极的阐释者。重生之人承认，在对事实意义的终极阐释上，他仰赖于神圣的启示。

因此，教育必定要么是在世俗、非基督教的根基上，要么是在基督教、以神为中心的根基上。模糊这一差异事实上等于放任非基督教人生哲学大行其道，因为非基督教人生哲学是绝大多数人所采用的人生哲学，不止不加批判，甚至还是自动而无意识地采用着。

另一方面，基督教人生哲学要求一个人的思维要发生一场变革——一场自重生的神迹而来的变革，这只能是来自于圣灵作用于一个人本性深处的重生的作为。遗憾的是，甚至许多毋庸置疑是重生基督徒的人，也没能将基督教视为一套整全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还是继续地从世俗或非基督教人生哲学的立场看待人与世界（包括教育领域）。看起来似乎许多基督徒灵魂是得救了，但理性却还停留在与非基督徒视角纠缠不清的混乱中。

错误的基督教教育观念

1. 基督教教育不等于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的教育。

许多人都以为基督教教育就是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的教育，但这一对基督教教育的观点实在太过狭隘。这样的人似乎以为神只跟人的灵魂得救有关，跟世界以及整全的人生则没什么关联。

我们必须不将基督教教育仅局限于宗教，因为如果我们这么做，我们就是在以全部的人生与知识荣耀神上失败。正如必须有一个基督教的救恩观及宗教生活观一样，也必须有一个基督教的历史观、经济观、政治观和物理观。神若不是无所不在的神，就什么也不是。

2. 基督教教育也不等于世俗教育外加一些宗教特色。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对基督教教育的误解，甚至在一些热心的基督徒群体间也是如此。例如，对基督教大学的常见理解是，一所基督教大学跟其他大学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基督教大学在通常的课程之外，还加上了圣经课、每日崇拜、定期传福音、一个宗教周、祷告会以及基督教事工组织等等。

这些特定的宗教活动当然有着极大的价值及重要性，但是光凭它们自己还不足以使一间教育机构真的具有基督教教育，正如一个人不能仅仅是参加教会崇拜、口袋里揣着一本新约圣经就称得上是基督徒一样。当我们说到基督教教育时，我们不是在说世俗教育外加一些基督教特色。基督教教育的意思是一个在其本质中、一切的内在特征里都具有基督教属性的教育，不是仅仅在礼拜堂或圣经课堂上悬挂着基督教特色而已，而是每一间教室、每一间实验室、每一位老师的生活及思想中，都具有基督教的本质属性。

基督教教育的本质

为了显明基督教教育跟从非基督教人生哲学中产生出来的教育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别，我们不妨透过基督教教育的源头、标准以及目的来思想基督教教育的实质。

1. 基督教教育的源头

基督教教育的源头不是社会，而是基督徒群体，一群将神视为一切的人。社会主要由没有重生的人组成，采用非基督教的人生哲学，这样的社会是不能产生真正的基督教教育的。一条支流不可能高过它的源头，由社会或一般大众所推动产生的教育不可能赞同严肃地对待《圣经》中的上帝，它不会认同以神论、人论以及护理的教义为前提，而这恰恰是真基督教教育所必需的根基。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书 2：14）。

由社会产生的教育也不承认罪毁坏了人的理性、因此人需要重生这一真理，而这一点对基督教教育而言却是绝对的根基。因此，我们必须得出以下结论，基督教教育的源头必须是基督徒群体——即社会中重生的那部分人；他们藉着圣灵在他们本性中特别的作为、从重生领受了新生活的法则。

2. 基督教教育的标准

标准是一个公认的权威，根据它事物可以被衡量、定规以及指引。非基督徒

人生哲学是在社会中找到它的标准，它所传扬的是社会的需要、社会的压力、社会的指令以及社会的喜好，这些决定了世俗教育的特征及内容。

另一方面，真正的标准是作为神意念与旨意之启示的《圣经》，这是基督教人生哲学所承认的标准。然而将作为神意念与旨意之启示的《圣经》作为教育的真正标准，却并不等于将《圣经》视为一本有关化学、数学或心理学的教科书；不过，它确实意味着圣经中的相关原则对于学习的每个领域都是无误的准则。《圣经》与人生、知识的每一个领域都息息相关，仅仅因着神是一切生命与知识的真正来源。

科学中的事实永远不当被视为存在于“万物的自然特性”当中，它们必须永远被当做是被造的事实，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着《圣经》之神创造与护理。自然律永远不当被视为存在于“万物的自然特性”当中，而应当永远被视为是被造之律，因着神的创造而存在，因着神的护理而继续运行。人类理性永远不当被视为事实合格的绝对和终极的阐释者；最终是神决定事实的含义以及事实如何彼此关联，这一点当永远得着承认。

神必须是每一本教科书、每一间教室所采用的大前提，神必须是其作品在每一间实验室里被研究的那一位。这意味着，当有的当然不该是一些对神模糊扭曲的观念，而是那位永活的真神，那位《圣经》中的神。“起初，神”(In the beginning God) 必须是一切真基督教教育的标语。在教科书、教室及实验室里，学生们将学习如何合神心意地思考。与非基督教学校里的学生不同，基督教教育下的学生将学习到人类思想永远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创新，而是永远来自于神已经存在的思想——人类的“创造性”思维真的只是神永恒旨意在人类理性中的展开，神藉着这永恒旨意在永恒中预定了一切将要在时间中成就的事。对于人类思维而言是新

奇的事物，在神的意念中已经如永恒一般古老。

《圣经》作为真基督教教育的标准这一功能，还暗含着以下两点：

- 1) 教育不仅仅是训练，教育本质上关乎使学生达成对每件事物真正含义的理解——即神、人以及世界的真正含义。
- 2) 真正的基督教教育不是不同原则及观点的大杂烩，正如非基督教教育通常所是的，真正的基督教教育有着一个统一的原则，即，《圣经》中的神是统管万事万物、有着至高主权的行动的上主。

万事都连接于这一统一原则，万事都照此原则各归其位。这一统一原则带来的结果是，学生将不是仅仅获得对各个学科领域大杂烩式的知识集合，而是获得对神、人以及世界一致而统一的观念，获得一套真实而有效的人生哲学——对万事本来面目的真正洞见。

世俗教育还在继续摸索、寻求一个统一的原则，但是从来都找不到一个；真基督教教育却拥有那唯一一个真正有效的统一原则。尽管有时基督教教育下的学生所获得的细节知识不如世俗教育下的学生所掌握的那样多，但他们至少明白了知识背后的意义与指向；他们将意识到只有在上帝的光中人才能够见光（诗篇 36: 9），只有当与《圣经》中的神相连时事物才真正有了含义。正如一位著名的基督教哲学家所言：“那物理学中没有神的人，最终也要有一个无神的宗教。”如果神不是实验室里的神，那么祂也不真的是教会里的神，也不是任何地方的神。

3. 基督教教育的目标

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是神的荣耀，以及人在归属于神的荣耀时所获得的真正幸福。因此它的目标超越了人类社会，是高过人类、在人类之外的某种事物。只有

当神的荣耀成为最大目标时，人类真正的幸福与快乐才能够达成。当一些仅仅是属人的目标——诸如“社会福利”或“人类潜能的发展”——成为上帝荣耀的替代品时，人类的幸福快乐将终被证明是一个幻影。

这一荣耀神的超越性目标，意味着社会上对训练技能以便谋生的功利主义需求，将永远不被允许来主导一所基督教学院或大学的课程特征及内容；其重点将永远在于给予学生一套整全有效的、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带有实用性质的课程当然可以合理被囊括在内，但一所真正的基督教学院或大学不会允许像营销学、图书管理与广电传播这样的学科挤掉历史、哲学、文学、纯科学及宗教这些科目。换句话说，侧重点将永远在于教育，而不是训练；获得一套整全的人生观，将优先于获取实用的技能。

因此，基督教教育的目标在于在人生的每一个领域中荣耀上帝这一命令。人的每一个意念都要被夺回来顺服耶稣基督（哥林多后书 10：5），这意味着有意识地、有意地在人生的每一个领域荣耀上帝，而不是仅仅像小鸟或草叶那样无意识地、被动地荣耀神。我们要在教育中以荣耀神为目标，正如在所有事上一样。这意味着《圣经》中的神必须成为每一项教育功能坦白而清晰的大前提与终极所指。

基督教教育的宗教特征

像圣经学习及崇拜活动这样的宗教特征不能单纯靠着它们自己使教育成为真正的基督教教育，然而它们对于真正的基督教教育而言却是本质而必须的，有着极大的重要性。

宗教特征必须是整全的

真基督教教育中，宗教特征必须与学校的课程及生活相连贯，这种连贯不应当只是外在的，而应当是有机的、内在的。也就是说，它们不能仅仅是从外面钉上去的一些东西，而应当是学校全部课程和生活的最高表达。在历史课堂上，在化学实验室里，学生学习如何合神心意地思考——所思考的关于神的意念，是关乎历史与化学的真义；而在圣经课上，学生同样学习如何合神心意地思考——所思考的意念来自于《圣经》神的话，在这里他所学到的神的真理，是关乎他自己的人生、关乎全人类，也关乎整个的自然界。在崇拜活动中，学生所敬拜的是同一位上帝，其意念曾经在课堂上及实验室里展开在他们面前。

宗教特征必须是正统的

真基督教教育的宗教特征必须永远保持纯正，意思是，它们必须与神的真理相一致。在当今许多历史悠久的基督教学院里，对《圣经》的教导已经偏离正统太远，以至于比无用还要糟糕；它们完完全全就是毒药，还不如省去为好。与其教导年轻人《圣经》充满矛盾、伪造和错谬，是一本古老的神话传说，还不如一点不教为好。与其按非基督教的、进化论的哲学扭曲地教导《圣经》，还不如将这种圣经课整个儿地取消。

正统自然意味着存在一个正统的标准，这一般当是管理学院的宗派或团体所公认的信仰告白。尽管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教职工都必须是某个特定宗派的成员，但它确实是在说那一宗派的信仰告白，应当作为基督教学院或大学在信仰教学、崇拜及侍奉上进行正统与否判断的标准。

教职工必须是活跃的基督徒

这篇文章所讨论的内容不当被视为一堆抽象的概念，这一点毋庸赘述。为了使教育成为真正的基督教教育，这些概念必须由老师及学生的鲜活生命承载并体现出来。尤其是老师们，应当成为基督教教育真意的鲜活榜样。没有支流能高过它的源头，我们不当期望一所基督教学校能高过它的教职工所彰显出来的生命以及忠心。一所基督教学院或大学里的每一名老师和员工，都当不仅是公开宣信的基督徒以及教会会员，还应当是一个属灵的、活跃的基督徒，以基督为信仰的对象，以三一真神为生命的重心。

笔者曾经认识一位在韩国的医疗宣教士，他所带去的影响极大。这位医生是一所医院的院长，底下还有其他医生护士，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员工，包括一位韩国的机械技师及一位负责开关自动门的老先生。这位宣教士要求医院里的每一个员工都必须是严肃活跃的基督徒，从医疗护理人员，到技师和看门人，无一例外。这一医院的影响大得惊人，只有永恒能将这个故事完整地告诉我们。但是如果美国及全世界的基督教学校，其教职工完全是由一群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为最大目标的人组成的话，还有什么不能成就的呢？如果每一个老师——不管他是哪个部门、教授哪门学科——都深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的话，有什么不能成就的呢？如果每一位老师都值得信赖、可以向任何学生提供合乎基督教人生观的忠心而恩慈的辅导，学生的信心能不有根有基、扎实而稳固吗？